

# 教戲記趣

馬驪珠

## 明駝劇隊幾個娃娃

民國五十年我加盟明駝劇隊，那時我的家還在南部，就一個人暫住隊上。當時劇隊是在臺北廈門街一一三巷十五號，是一幢有個大院子的平房，面積約有三四百坪左右，院內還蓋了一個小型戲台，可以用來排排戲。

每天一大早，一些演武戲的人多在院裏練工，其中有個女孩子，十三四歲，大大的眼睛，長得很清秀。由一位演武二花的給她練腰腿的基本工夫（耗腿、壓腿、蹠腿，及下腰、盪腰、壓腰等動作）。

通常練下腰時，由教的人坐在那兒，兩腳分開，練的人和他面對面站在前頭，兩腿稍分約與肩寬，兩手上舉，教的人扶着她的腰，慢慢向後仰，上身漸向後彎的下腰。再憋着勁的前後搖幌腰部，來活動腰肢。

壓腰是讓學生橫躺在老師的腿上，兩手伸直，由老師一隻手按在胸部，一隻手按着大腿，兩手稍微用力往下壓，日子長了，腰部關節就會逐漸鬆馳，愈來愈柔軟了。

這種古老的方法雖是練腰必需的過程，對於

女孩子來說似乎不太適宜。尤其是亞熱帶的臺灣，十二三歲的女孩都剛發育，我每次看到他們用手按着胸部和大腿時，心裏便不以為然，總覺不大妥當，也許我的頭腦較為保守罷！

那時劇隊的隊長是名票高宜三，經常寫寫劇評，還編過幾個劇本，我們以前在澎湖時就很熟識。他告訴我這個女孩是一位秘書的女兒，小學畢業，因身體不好才暫時休學在家休養，父母也都喜歡國劇，因此讓她每天來隊上練工學戲，就便鍛鍊一下身體。

後來，高隊長和我商量，她的父母想讓她跟我拜師學戲。我那時只三十來歲，從未收過徒弟，有些好奇，又是隊長來講不便推辭，就慨然應允了。

按內行說有所謂「手把手徒弟」，就是學生學戲時，不付給老師束脩（學費），但衣食自理，事先要寫一張關書（就是契約），言明幾年滿師，在此期間，如果學生能唱戲賺錢，收入全歸師父所有，如果徒弟真成了大角，自然名利雙收，這是一種帶有賭博性的投資。

## 收徒教戲苦中作樂

我之收徒教戲，根本沒想到這些，我原是因看她練工而生同情心，完全是基於三分同情，兩分情面；及一分好奇而已。不料却使得原來替她練工的人心裏不滿，怪我搶走他的徒弟，真是好人難做。

這時我全家搬來臺北縣永和鎮，離劇隊很近。有一天「大宛劇隊」的陳寶亮也帶個女孩子來，她是大宛一位演二路武生的女兒，十四五歲，長得壯壯地倒挺結實，曾學過一陣子戲（他們劇隊同仁的子弟多在隊上跟着練工學戲）。我叫她先唱一段戲聽聽，也許她有點緊張，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了，她說：「我今天怎麼麼啦，忘『範兒』了。」，戲還沒學會，行話倒會說了，看在陳寶亮的面子，只好一禮全收。

我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個也是教，兩個也是教，索性又收一個九歲大的女孩，她的家也住永和，父親是河北人，喜歡哼幾句皮簧，這個女孩就是後來小陸光畢業的劉陸嫻。

本來，「手把手徒弟」除了不收學費，衣食還要自理，我不僅免費教戲，還管吃管住。這一來我家裏可熱鬧了！自己原有一個女孩和三個男孩，女兒那時初中剛畢業，最大的男孩剛入中學，

其餘的還在讀小學，如今一共有七個孩子了。每天除上學的以外，餘下的在家裏一大早就喊嗓子，然後練工學戲，簡直像七小福小科班，吵得四鄰都不得安寧。我一向又喜歡小孩，沒事時便領着這一羣小蘿蔔頭，逛逛公園、植物園、看看電影什麼的，倒也是個樂樂（北平土話，有一樂也之意）。

三個徒弟個性都不相同，秘書的女兒很文靜，不大愛講話，個性內向；那個梨園子弟，野丫頭一個，性情外向，好動，做事有點粗心大意；最小的一個我們都叫她小妹，人小鬼大，是個鬼精靈，嘴巴很甜，逢人便叫，很討人喜歡。

劉小妹還有兩個妹妹，她有時帶她們來玩，晚上同睡在她那張床上，她像個小大人似的照顧她們。後來她這兩個妹妹也都學了戲，一個進了復興的叫劉興慧，學老旦；一個入了小大鵬，叫劉慧芬，學小生。現都早已畢業，加入劇團演戲了。

小妹雖小，却知道照料自己，早起自己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，她枕頭傍邊有個小包袱，那是她的全部家當，也整得有條不紊。學戲時反應很快，一學就會，所以大夥都很疼愛她。

### 踩躑臺步精微之處

我開始教她們鴻鸞禧這齣戲的唱腔和身段。金玉奴一上來先唸：「啊哈！青春正二八，生長在貧家，綠窗春寂靜，空負貌容花。」四句定場詩。小妹踩着躑，比桌子高不了多少，眼睛先向左右一轉亮個像，然後擺動着兩手，扭着小腰，

向前走上幾步，不是蓋的，還滿像那回事。

現在有些劇校的學生們踩躑走台步，就像踩高蹺似的一跳一跳的，兩手在前面左右擺動，走快了就像鐘擺那樣不停的擺動，一點也顯不出美感。我回復興任教已將兩年，學生也多多是這樣走法。也許她們沒找到竅門，沒有學好以致成了定型，經我不斷的糾正，現在才稍好些。小妹壓根兒沒學過戲，如同一張白紙，教什麼樣就學了什麼樣，反而對了。

走臺步的基本原理，是走時必須肩膀放鬆，眼睛向前平視，用腰上一點寸勁，走得款式均勻。青衣和花旦的臺步又不相同，青衣臺步必須緩慢均勻，花旦臺步則要活潑俏麗。踩着躑更要走的像沒踩躑一樣的自然。怎樣才能更俏美？簡單的說，除兩肩先要放鬆外，手腕向上向後仰起，兩臂稍向外翻，隨着脚步前後自然擺動，同時腰上稍微使點勁，輕輕扭轉腰部，推動着身子向前走，姿勢才顯得俏美。

您如不信，不妨踩上躑（假如有的話），在一面大鏡子前面試試，照着前述的要領先在原地踏着脚步，再前後來回的走，看看自己的姿勢，然後再比較一下只以兩臂左右擺動的姿勢，就知道怎樣走才更俏更美；才更婀娜多姿了。

話說回來，我收徒弟教戲，一晃好幾個月，眼看就過年了，就讓她們全回家去。奇怪的是過年之後許久都沒有回來，我想，也許過年玩的心野啦？要不就是學戲怕苦不想學了？難道還要我親自去請她們不成？反正事先既沒有寫契約，也沒有正式拜師，既然這樣不來也罷，決心就此收

場。我的家恢復了往日的寧靜，不像以前整天那麼亂哄哄的了。而我總算收過徒弟，嘗了一次為人師表的滋味。

### 以藝會友談宣以文

這多年來，和我一起研習國劇的人士不在少數，並有些公私票房聘我為顧問，但我有個以藝會友，從不收費的原則。有些內行都認為我們幼年吃盡苦頭，才學會的玩意（指劇藝），為什麼憑白教給人家，在內行裏是沒有「玩票」這一說的。

事實上現在年輕的一代，大多不喜歡看國劇。拿我的孩子來說，除了女兒小時候還有點着迷（那時還沒有電視），對國劇還有份偏愛以外，三個男孩就從不愛看國劇，至今連哼都不會哼一句。在電視上看到國劇的節目，就立刻扭轉收視其他電視節目，如今，只有我那小孫子看到國劇裏穿着「花麗胡哨」的戲衣，翻筋斗，有武打的戲，還挺愛看哪。

人們既想學國劇就得專心去學，如只想為出出風頭來找我的話，那算是找錯了對象。我不慣於像哄大爺似的哄着人家玩。本來，有的人學戲原是為了好玩，消遣一下而已，碰到我教戲認真而嚴格，好多人知難而退了。

我生性耿直，不善奉承，講話不會拐彎抹角，直來直去的容易得罪人，除了相識久了的人例外，連復興的學生們在我重回學校任教時，還都覺得我有點怪怪地呢。

自然，有些人人生來練就一張能說會道的嘴，

說得天花亂墜，自己當初曾跟什麼名角學過戲（反正死無對證），以自抬身價，捧人更是一等高手。老生您唱的是譚、余、言、馬裏的那一家；旦角您唱的是梅、程、尚、荀中的那一派，把人捧的暈糊糊地。天津人講話：「這不是遭改嗎？你老」。

由於「以藝會友」，也結識了幾位真正熱愛國劇，而又虛心研究的票友，像名票宣以文吧，她在讀大學時即經常票戲，近年來更常寫些有關國劇的文章。有次她寫了一篇，標題為「馬驢珠說戲，照妖鏡上堂」，文中提到我教她斷橋的身段時：「拿一面大型穿衣鏡放在客廳，讓學的人對着鏡子，看看妳的『醜態』，經過這樣深刻的『刺激』，你既愧對老師的熱忱；更無心原諒自己的粗疏，怎能不痛下苦功，用心琢磨。當你看票友們演出時，儘管他（她）們有很多不如內行之處，但經過名師調教的，至少那全力以赴的精神，絕不會給觀眾以『泡湯』的感覺……」，如今，她已去美國，還經常通信，保持連絡。

### 名票張道和的謙誠

在這兒，我要特別介紹戲着迷的兩個人，一位是張道和，他玩票多年，在票友中也頗負盛名了。我和他是在女兒於靜修女中票戲，彩唱春秋配時認識的，那時他三十來歲，個子不高，大大的眼睛，人長的很俊，當時我還誤以為是女兒的男朋友呢，其實，他是有戲必看的一位戲迷。

那時國劇的四大名旦以外，張派唱腔剛剛興起，張道和的嗓子既寬又亮。學張派那種既剛且

柔，如斷續，忽輕忽重的推浪式唱法，唱來頗為肖似。尤其最絕的是他化粧扮起旦角來，真比女人還要來得漂亮。他與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名票李毅清，兩人扮像之美，可算無獨有偶（李，就是徐露讀小學時教她戲的老師，我們是在民國四十六年由已故劇評家蘇煦人家裏聚會時認識的，當時在座的有申克常（已故）兄弟，及李浮生等名票多人）。

張道和有次和票友們合演四真四假的八五花洞，其中只有他一個是男士扮的潘金蓮，可是在所有的潘金蓮中就屬他的扮像最美，最漂亮了。

我自退出菊壇後時間較為空閒，他常來和我研究國劇，他很虛心問藝，細心揣摩，對我的水袖也頗欣賞。有次他要演武家坡，事先他來請我再說說這戲的身段和水袖。這雖是齣老戲，但最精彩的是跑坡下場時的水袖表演了。

當薛平貴逼王寶釧上馬時，王拋起一把沙土來迷薛的眼睛，再唱「急忙回轉寒窑前」，跑步下場。是左手提起菜籃，蹲下身子，右手暗抓一把沙土，再踮腳挺身，拋袖揚沙，用腕子的勁頭，將整幅水袖拋了出去，然後再揚袖遮頭，轉身跑步下場。這一連串的姿勢要乾淨俐落，說着容易，做起来却不簡單，動作的時間和地位，方向與角度，都要配合的恰到好處，姿勢才能曼妙美觀。

因此，他練了好多遍才熟練了些。演出之日我去觀賞，看他下場時那一系列動作，只是稍有點慌，還不够穩而已。第一次能演得這樣總算不

錯，還博得滿場掌聲。

他除了對國劇着迷以外，別無任何不良嗜好，年紀已三十好幾，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但至今尚未結婚，難得是對媽媽很孝順。我倒真希望他能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對象，早日成婚，常言道的好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不是嗎？

### 記學生票友楊美珊

還有一位是臺大政治系畢業的楊美珊，她是五十年代時的學生票友，在校曾參加崑曲研究社，跟徐炎之先生學習崑曲，因而打下良好基礎，又再來學國劇的。

她，人瘦瘦的，長的眉清目秀，嬌小玲瓏，是屬於扇墜型的人，講話細聲細氣，富有東方女人的嫵靜，尤其是一雙顧盼生姿的眼睛，使人有

我見猶憐之感。她來跟我學斷橋這齣戲，這個用人不多，戲幅不大的小戲，却能表現出愛、恨、怨、憐，多麼心情的內戲。自從我於五十一年六月在藝術館唱開了頭，成了一極受歡迎的熱門戲了。

這齣戲裏用水袖的地方特別多。水袖本是用來揮衣服，叫鑼鼓用的，但另一主要功能能幫助作戲，表現喜、怒、哀、樂等表情的重要工具。

我所用的水袖是特地定製的，長達三尺，比起一般所用的都要長些，所謂「長袖善舞」，因為水袖也是歌舞工具之一。但愈長反而碍手碍脚的不好耍。非下點功夫練才能得心應手，運用自如。是以水袖工夫好的人，無論是投、擲、抖、摔，或掂、拾、拋、翻，都能各盡其致，用得邊

式好看。水袖功夫是中國獨有的美妙藝術。楊美珊時常來我家，有時我正在休息，就一個人在客廳，穿起我的褶子（這是大領、大襟、帶水袖的戲衣），對着鏡子，猛練水袖，這樣很有耐心的練了一段時日，才勉能勝任。女兒那時年紀還小，她看我這樣熱心教人家水袖的要法，還偷偷地跟我說，不要都教給她呀，小孩子的小心眼，想想也着實好笑。

練水袖亦如練天女散花的綢帶舞一樣，那兩條一丈多長的軟綢子，舞起要腰肢和腕子上的一點巧勁，練久了才能摸着竅門，在臺上表演時載歌載舞的煞是好看。過去有人用兩根短棍子，一頭綁上綢帶，藏在袖子裏來耍，就失去藝術的價值了。

最近在電視上看到一位後起之秀的旦角演戲，將水袖猛繞幾個圈再轉回來投出去，自以為這樣才花俏，好看，其實，既未配合劇情，自然顯不出什麼美感。

### 蘇可勝的誠心孝心

話轉回頭，楊美珊後來又帶一個名叫蘇可勝的同學，來學斷橋中的小青（她因而也迷上國劇，而揚名票界），結果，那次演出成績不惡。楊美珊的嗓子雖不够寬亮，但做表不俗，很得觀眾的稱許。於是更增加了她的信心，來我家的次數也愈加勤了，我覺得她適於走花旦的路子，便又教她鴻鸞禧、拾玉鐲等戲。

她為演拾玉鐲，買了一付「膳」，沒事就在家裏練，不管是做飯，炒菜，做什麼家事，在家裏都綁上蹻。有時郵差來送信，她踩着蹻去開門，郵差看到她那個樣子，都不禁相視而笑了。

裏都綁上蹻。有時郵差來送信，她踩着蹻去開門，郵差看到她那個樣子，都不禁相視而笑了。她不愛看電影，不聽熱門音樂，也不交男朋友，唯一的嗜好就是國劇，平時見人總是羞答答地，有些靦腆，但一演起戲來，她那活潑灑脫的神情就像換了個人似的，她把全部感情都投注到戲上了。她可算標準小戲迷。

她有個哥哥已去美國，在臺灣只有她的父親和她相依為命，我問她為什麼不去美國深造，她說不放心年邁的老爸，沒人照顧，說來她倒是個孝順的女孩。

有一陣子她沒有來，我們都很惦記她。有一天她頭上戴了一朵白花，手裏還拿着一包東西來我家，才知道她的父親不幸去世了。

她告訴我，那天她父親很晚都沒起床，她到父親的房裏去叫，才知道父親已經故去了。他這樣毫無痛苦的離去固算幸福，但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？一個女孩子突遭喪父之痛，在悲傷之餘，無助之下如何處理喪葬之事呢！

她說父親生前知道我愛抽洋煙，特地買了兩條外國香煙準備送我（那時外國煙，市面上很難買到，不像現在到處有售），她遵奉父親的遺言送來，我只得默然收下，如今，她早去美國且已結婚生子，生活過得很美滿，我在此深深為她祝福。

### 小陸光的四個小妞

我以前在龍吟劇團的一位後臺工作人員劉金祥，他隨我多年，龍吟解散後，調到小陸光服務

。有次他帶了一個小小個兒，長的滿甜的女孩來，她是小陸光演小生的尤陸虹，她畢業後隨名畫家陳情甫先生學國畫，並由陳先生介紹跟章退雲章大姐學戲，她本工小生，現改行學旦角，俗話說「隔行如隔山」，自然需要痛下一番工夫才行。但她所畫的國畫倒還不錯，她會畫了一張送給我。畫畫可陶冶心性，一般畫畫的人都較為文靜，很有氣質，是以從前有些名伶大都學畫，原因也就在此。

不久，劉金祥又帶兩個小陸光的女孩子來，一個是個頭雖小，人倒很聰明，一雙眼睛生的挺媚的，她是學青衣花旦的溫陸華，一個是身材適中，工底很好，身子骨練的很健美的林陸霞，她學的是武旦。那時，小陸光公演要演全本劈山救母，她們在學校時只學過寶蓮燈（是劈山救母戲的一折），故此特來向我學戲中三聖母和丫環飛瓊的唱唸作表。她們劇校都已畢業，學了七八年的戲了，教起來倒還省力。

此後，溫陸華不斷來向我學戲，我便開始教她「孔雀東南飛」這齣戲，這原是名伶程硯秋私房本戲，那時張君秋的唱腔剛剛流行，市面有此戲的唱片出售。她從劉先生（即留聲機），陸先生（即錄音機）那兒學會的張腔，就按張派唱腔唱程派的戲，使人聽了有一新耳目之感。

我看她的眼睛靈活，動作活潑，比較適於扮演花旦，便又教她全本閻惜姣，是從宋江開院，坐樓殺惜，到活捉張三止的一齣大戲，看她能虛心學習；用功勤練活捉的繁雜身段，心裏也很欣慰。那時，胡陸惠第一次隨團出國，回來後她知

道溫陸華跟我學戲，她和李陸齡也來了。我以前在南部龍吟劇團時，在電視上看過她的戲，瓜子臉，大眼睛，高腦門，小臉鼓鼓的，很適合國劇上古典扮像，嗓子雖不算太好，但做表不溫不火，中規中矩，很有點角兒的風度。我曾寫過兩篇評論她的文稿，刊登在今日遊樂的刊物上，語多嘉勉之意，果然今日她已嶄露頭角，在同學中出類拔萃了。

我教戲一向嚴格，有「恨鐵不成鋼」的心理，非要求達到我的水準不止，她初來時不大好意思做出來，尤其是在同學的面前，後來我順應她的請求，在我女兒的起居室裏單獨排演，日子一長她也就習慣了，無論是一個姿勢，或是一個亮像，她一再反復的練習，身上累出一身汗仍不停止，非要練會不可，她這種認真學習的精神是深值稱道的。本來，劇校畢業之後，學校的老師就不負責教戲了，自己如欲「更上一層樓」去繼續研習，就需要另行投師學藝，這當然需要一筆敬師的束脩，剛畢業的學生又有這筆錢呢？我認為推廣國劇是我們劇人應盡的責任與義務，故此我是無條件的，更不保留的熱心去教導她們。

誰想有的人却認為我這是存心開攪（行語：故意擾亂之意），請人帶信勸我不必如此賤賣，對此我不加理會，依然我行我素，我只是被國劇新的一代，她們學戲的一片熱誠所感動罷了。

### 康樂大展赴美演出

我開始教她梁紅玉這齣戲，這是在聯動橡膠廠的平劇社時，於四十六年參加國軍康樂大競

賽，得到總決賽第一名的戲（那時只有團體的金虎獎，沒有個人獎，國軍文藝金像獎競賽是於民國五十四年才開始有個人獎的）。

此戲由前面玉玲瓏一折演起，是敘述梁紅玉當妓女與韓世忠邂逅而相愛的故事，是着重於花旦做表的戲。後面梁紅玉擂鼓戰金山一折，是允文允武，唱做並重的旦角重頭戲。

胡陸蕙一心想學好這戲，練工甚勤。正巧那年（六十三年）九月她們奉命到美國巡迴表演國劇，以宣揚我國文化；宣慰當地僑胞。不得不停止，她在美國會寫信給我，信上說：「……來美已有兩個多禮拜了，時間是沒有多久，但對我來說，這十幾天的日子就好像有一世紀那麼長，我很想念您，想到您教我們戲的情景，大家都是那麼快樂，尤其是您身先示範給我們看，使我們原本要鬆懈的精神又振奮起來，努力的學習，認真的揣摩。唉！假如這次我不來美，而留在臺灣，我不知道我會怎樣進步，只可惜現在一切都不提了，我只希望回去把梁紅玉唱好，所以在這裏我不敢偷懶，每天一定要躍腿、下腰、跑圓場、鴿子翻身、走邊、打鼓、背戲，沒有一天停止過，一個人的努力，一定會有收穫的。」

畢業後我徬徨了一陣子，不知何去何從，沒有老師教我，原因都是認為我太驕傲，不知是什麼觸發我去找您，實在我沒有想到，您願意教我，而且毫不保留的統統教給我，那麼熱誠的希望我好，使我出人頭地，我真是感動極了，我就痛下決心，不怕難，不怕苦，好好的努力下去。

我也感謝胡伯伯對我幫助也很大，我學戲的

時候胡伯伯是最好的助教，看我們的毛病，幫我們糾正，也感謝張慧川、張慧鳴兩位老師都來指導我。在我無助的時候，突然有那麼多人出來幫助我，我只能說我是幸運的，我不能辜負您和所有人對我的期望呀。

這次比上次累，每天一個地方，坐車要坐十二小時以上，恐怕回去又胖的不成樣子了。而且走的就是小城鎮，我倒很喜歡這些小鄉村，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格。您身體好嗎？皮膚病好了嗎？甚念！對了，張老師已寄來梁紅玉劇本，我已開始在背了，總而言之，我希望快點回去，快點學戲，然後唱出得意的戲，這是我最高望的了，祝快樂！健康！

學生陸蕙上 63、10、20

一個多月以後，又收到溫陸華的來信，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來這近兩個月了，差不多還有十場戲便可完成此次旅行演出了，最後一場在舊金山演出，大約十二月十五日左右就可回臺北了。聽班附說您開的春風得意樓餐廳已開幕剪綵，真可惜我們不在臺北，要不然可看看當時熱鬧的場面，巴不得快點回臺，您帶我們進去參觀參觀。班附說以後請客的話就不必去別的地方了，我回信時開玩笑說班附如請客，馬阿斌定會八折優待，但別忘了加上我一個嘞！」

前幾天我終於買了一個小型錄音機，這幾天正加緊在聽烏龍院，在後臺就跑到圓場，活動活動，有時在旅館請我們同學吳陸瑜幫我吊嗓（多半吊孔雀東南飛）。但願我回去後您不會覺得我

退步太多。來這裡這麼久，我一點未胖，還是一百磅。其實並不是吃的少，而是白天坐車，晚上演出，雖然勞累點，還能保持原狀。如不是這樣的話，恐回來時伯伯不敢看我了。來這裏學會了一首新歌，就是胡姐姐在臺視歌星之夜唱的那首「雲河」，我和胡陸蕙現在都會唱了，而且唱的很棒呢，好了不多寫了，在此敬祝  
福安

學生陸華敬上 63、11、28

從這兩封信上看來，溫陸華一派天真，胡陸蕙則較成熟，而女孩子愛美怕胖的心理，躍然紙上，全然一樣，本來嘛，表演劇藝的人又有誰不是如此呢？而我所以公開這兩封信，是由於她們在那熱鬧繁華，五光十色的美國，仍能好學不倦的練習國劇，這種學習的精神實在難能可貴了。

她們回國後，除了繼續教完我所教的戲以外，我又教胡陸蕙一齣秦良玉，這是我於五十五年參加第二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得獎之作。她們把我所教的戲，都先後推出在國軍文藝中心上演，一般評論都很好，使我深感欣慰。這些個大戲由她們擔綱主演，一個人從頭到尾頂下來，沒有什麼差錯，小小年紀說來着實不容易了。

### 大小陸光開始合演

陸光劇團為了加強陣容，大小陸光開始合演，有一次演紅纓烈馬，由張正芬和胡陸蕙雙主演寶劍，張正芬演大登殿，胡陸蕙的武家坡。她以前在學校時也學過這個戲，那是一般所謂大路活，官中的玩意，所以又來找我學習一些私房的劇藝，何況飾薛平貴的周正榮是陸光的當家老生，首次和他合演，內心難免有些緊張，為求演得更

加完美。以免相形見拙，故此又來請教。

武家坡除唱腔和表情以外，主要的是跑坡的下場，和進審時的身段。跑坡已概要說明於前，關於進審的身段不妨略說一下。本來，一個會演戲的人，做任何一個身段，從任何角度來看，都要顯得姿勢很美妙，才算藝術上最好的境界。但一般人表演只注意當面觀眾的觀賞，而常忽略了要從各方面看來都能做到美的表現。

進審的身段是給觀眾看演員的身段後面的，雖只短短一兩秒鐘時間，也要使觀眾們看；不但很逼真，而且姿勢很美。審審的門自然很低，故須蹲腿低身而進，頭與腰要配合得當。稍微扭腰偏頭，再轉了進去，方顯出是進審門的樣子。

她做了好多遍還沒找着竅門。我橫着拿一根馬鞭代表審門的高度，進門時不得碰到鞭子，她始逐漸找到竅兒。

進審後順手關門的動作仍是低姿勢，在原地很快一個轉身，面向前臺。此時水袖離地面不過一尺多高，隨着身體的轉動，像水的波浪似的平着飄起來轉成一個弧形；同時所着的裙子也跟着轉成像張開的傘似的，極為好看，當年在大陸的程硯秋表演此劇時，真是曠為觀止，光看他這幾手絕活，就值來回票價了。

胡陸蕙能這樣埋頭苦練，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」，她能有今日這一點成就，自非偶然了。演出之日，我在文藝中心的樓上觀賞，看她小心翼翼的做完這些動作時，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。

坐在旁邊的李陸齡問我，怎麼跟她們在學校學的不一樣？我告訴她學校教的也沒有錯，只不

過是官中與私房有些不同而已。

### 復興和大鵬的新秀

李陸齡的年紀似乎比她們還要小一點，她學的是武旦，她並沒有跟我學什麼，只是跟着她們來玩玩。我看她秀外慧中，臉型很美，曾問她願否上電視？或演演電影？我的孩子都在影視界中可為她介紹，她後來表示仍願走戲劇這條路。誰想她如今依然走上影視一途，豈是她始料所及。

那時她送我一隻小狗，臨走時她蹲在地上，一面撫摸着小狗，一面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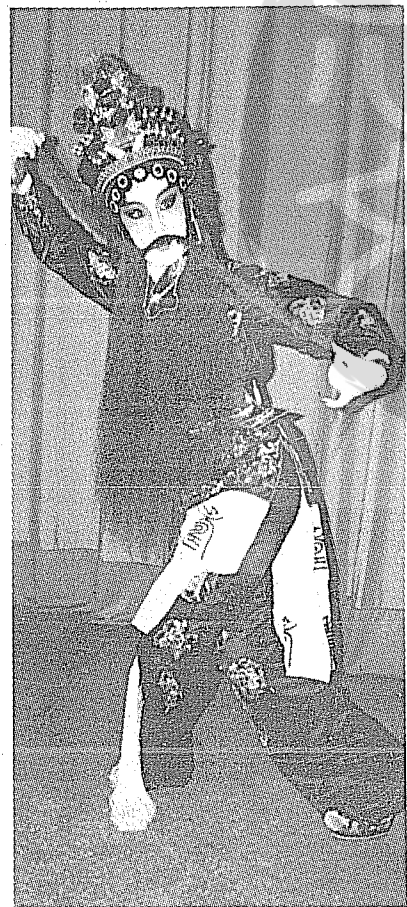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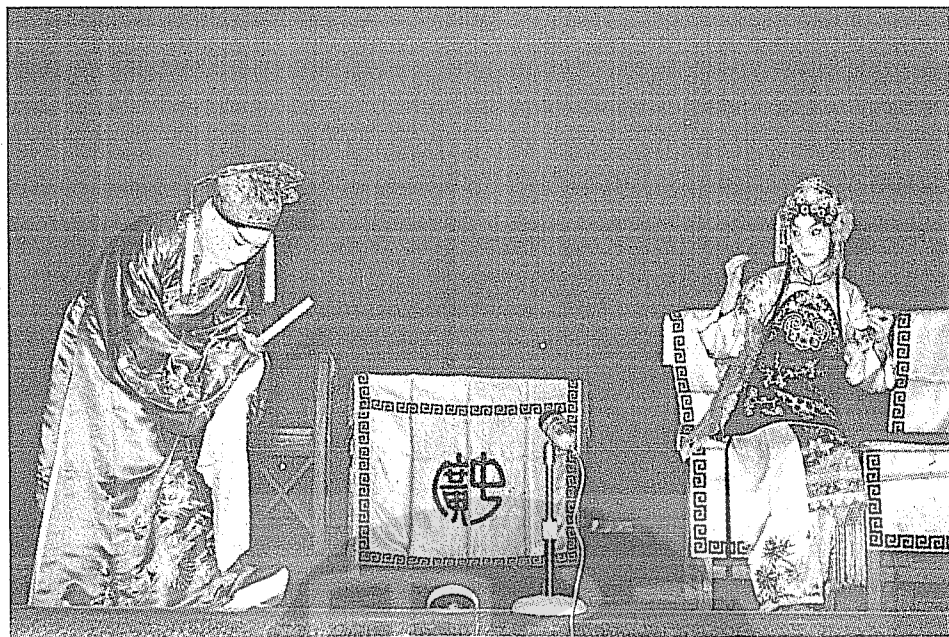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要乖乖地，在這兒要聽話呀！」純純的，天真無邪的一片童心！

後來，唱小生的王陸瑤也來了，她有個姐姐在中影公司做事，她倒很想走電影的路，還沒遇到機會替她介紹，她就去了美國。小陸光除了吳陸君沒來過我家以外，奇怪的是最早在我家學戲的小妹劉陸嫻，却始終沒有來過，想是她的外務多了點吧？說起來，我這個小陸光無名的老師是當之無愧了！

如今，我回復與任教，除我教的學生外，復與畢業後的王中黎，大鵬畢業原唱老生，我勸她改行旦角的李憶平，以及小陸光畢業已久的林陸霞等人，現仍不時前來向我求教。

林陸霞則於每週二五兩日準時前來學戲。最近教了她一齣老戲——辛安驛，已於上月公演於文藝中心，據說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頗為欣賞，還準備替她重新錄影一次呢。

總之，我為發揚國劇這樣默默地耕耘、薪傳，是在貢獻我的一份心力罷了。



馬驪珠「教戲記趣」插圖（上圖）楊美珊小姐寫的台詞「大姐請來見禮」  
 （丁圖右）——林陸霞劇照（飾胭脂虎中的石中玉）（下圖左）——林陸霞在辛安驛中飾牛鳳英



(上右) — 王中黎飾美龍鎮中之李鳳姐劇照  
 (上左) — 張道和飾西施劇照  
 (下右) — 林陸雲飾四郎探母中之鐵鏡公主  
 (下左) — 張道和飾大登殿中的王寶釧

